



战场上的新兵

晓 军 著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PDG

一 空 襲

“嗡嗡……”順風送來輕微的飛機馬達聲，這聲音越來越近，人們的眼睛不約而同的向西南方向望着。連一點雲彩都不挂的青藍天空，出現了兩個小黑點。一会儿，就有蜻蜓那麼大。

“臥倒！臥倒！”從行軍的隊伍中間閃出一個身材粗壯的人，他就是一連的三排長。他先回頭向後邊的隊伍喊了幾聲，又急轉過頭來朝前邊喊了兩聲。可是這些沒有受過訓練、更缺乏戰鬥經驗的新戰士，被排長這麼一喊，都有些不知所措，你向東跑，他向西竄，原來走得很整齊的隊伍，現在就有些亂了。

三排長這一喊，倒把隊伍給喊亂了，他又急又擔心，忙把兩手罩在嘴上，象個喇叭筒似的，扯破嗓子的喊：“原地臥倒！”他看隊伍還是照樣的亂，他急得頭上冒火星，但他仍然耐心的喊，“就地躺下！不要動！”一個連的新兵，在連排干部的分頭掌握下，总算都躺到地上了。

兩架美造的國民黨戰鬥飛機，發出刺耳的响声，示威似

的从队伍的上空掠过。热风削起了被太阳晒得松软的黄土和路上的碎草屑。飞机歪着翅膀轉了个大弯，連飞机上的玻璃都被太阳照得一閃一閃的眨着鬼眼。

飞机去远了，新战士才慢慢的都抬起头来，目送着这两架飞机远去。

“呸！我当你能把我抓去哩！”七班长王强从地上一下子爬了起来，习惯的搔打着身上的泥土，两眼狠狠的盯着那两架渐渐去远的国民党飞机，用手摸了一下嘴唇，象有什么脏东西弄到他嘴里似的吐了一口，又蔑视的說了一句。

別的新战士也都随着他站了起来。

王强和別的新战士一样，也是刚从村里自愿报名参军的。可是，他不同于別的新战士，他在村里当过民兵队长，常常玩弄枪，摆弄手榴弹，还参加过几次实弹演习，虽然他不能和那些久經战斗鍛炼的老战士媲美，可是他又不象这些新战士那样惊慌失措。

国民党军队在前线一連打了几次敗仗以后，就疯狂的采取报复行动。每天派出大量的飞机到解放区轟炸、扫射，破坏着各种建設。如果被他們发现什么軍事目标，那他們就更加疯狂了。

敌人的飞机刚才从部队头上掠过去的时候，并不敢确信它所发现的軍事目标，就又調轉头来重新偵察一遍。

新兵連連长見飞机又調回头来，就知道部队准是暴露了目标，立刻命令部队迅速分散隱蔽起来。

“七班，到那个塋盘里去！”三排长指着离七班有三四

十公尺远的一片坟丘喊。

“八班到西边小沟里去隐蔽！九班原地分散开来！”

全连一百多人这样散开的目的，是为了避免或减少部队的伤亡。可是，部队这一活动目标也最容易被敌人的飞机发现。部队一动，敌人飞机就看得清清楚楚了。

这两架敌机突然向右来了个急转弯，挺直朝着部队俯冲下来，机枪发出疯狂的吼声，扫射着刚才部队行军的道路，地上被太阳晒得干松的黄土，溅起了一串串的泥烟，平坦的土地上，象河水被暴雨打了一样，迸起许多泡泡。

王强带着七班全体战士，飞奔到排长指定的堑盘，刚刚分散卧倒，敌机就从屁股后边追了上来，“咕咕咕”就扫射了一梭子机枪。接着，敌机就轮番俯冲下来，向这个小堑盘进行疯狂的扫射。

王强心里咚咚跳个不停，好象飞机每次扫射都是枪口对着他。这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。他把肚皮紧紧贴在地上，连头也不敢抬一下，心里就象乘船碰到大浪一样，忽上忽下，跳得慌。他卧在地上放平了手臂，眼睛偷偷的朝前面望着。这时，他真怨恨自己的个子为什么长得这样高大，要是生得矮小一点，那一定会更好隐蔽些。他竭力想把腿伸缩一下，可是，两只腿再也不象行军那样有劲了，一下子变得软绵绵的，连挪动一下好象都不可能了。

“是不是挂彩了呢？”他记得同村有个复员军人谈过他挂彩时的感觉，这就不免使王强猜疑起来。他用手摸了一下额角，额上渗出粒粒的汗珠子。

敌机继续凶恶的扫射着，这架扫完一梭子，那架又俯冲下来，还不时地扔下炸弹。炸弹的烟幕，带来一股刺鼻的火药气味；浓一阵，淡一阵的扑向每个人的脸上。

“七班长，七班长！”这是三排长的声音。王强从这熟悉的声音里，可以听出排长还是和平常一样，仍然是那么平静、沉着、和藹，使人听来，连一点惊慌的感觉都没有。

王强一面答应，心里就好像稳了许多。他抬起头来向排长那边望去，只见排长弯着腰，不慌不忙的向自己走来。当敌机转到他头顶上的时候，他就原地卧倒，一动不动；飞机一离开，他就爬起来，两眼盯着飞机，迅速的移动着他那有点痛的受伤的两腿。王强看着自己排长那种勇敢、机警而又沉着的动作，心想：到底是前方的干部呀，真行！王强又向全班扫了一眼，除了他自己以外，其余的六个同志都聚在一堆，他不由自主的抽了口冷气：“这可有多么危险啊！”因为他当过民兵队长，多少懂得点军事常识，他忙翻了个身，半躺式的倚在一个坟丘上，对着全班新战士说：“喂！大家分散开来，不要挤在一起，危险哪！”

全班同志听到班长的声音，都不约而同的抬起头来。这时，王强的眼睛向大家脸上扫了一圈，他发现刘玉祥的脸色非常难看，象蒙了层黄麦纸，其余五个同志脸上虽然也有些惊慌神色，可是都不象刘玉祥那个样子。王强看到这种情形，觉得自己是个共产党员，没有很好的完成新兵连党支部在出发前所交给他的任务，心里马上觉得很惭愧。他想：党交给我的任务，是把全班带到前方主力部队去，如果现在有

了伤亡可怎么办呢？他忽的从地上站了起来：“于大年、孙万福、王谱，到那边去隐蔽。”他象刚才排长指挥全排时那样的指着堑盘西北角几个坟丘说。接着，又指着身边几个坟丘说：“馮全喜、陈中良，到这边来。刘玉祥到我这儿来。”这些新参军的战士，好象都懂得应该怎样服从上级的命令一样，随着班长的声音，都分散开了。

刘玉祥从地上爬起来，慌慌张张跑到王强跟前，“扑通”一下躺下，用力的把脸贴在地皮上。王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些害怕，可是差点被刘玉祥这样的动作给逗笑了，他忙安慰刘玉祥说：“不要怕，没有关系。”他一手摸着刘玉祥的头，一手支撑着半仰式的身子，胳膊不自主的抖着，心里还是砰砰直跳，他把嘴闭得紧紧的，生怕心会从嘴里跳出来；又怕被刘玉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

三排长来了，走到王强身旁一蹲：“七班长，告诉全班好好隐蔽，飞机走后，全连都在这个堑盘里集合，你们就不要动了。”说完就又向八班隐蔽的那条小沟走去。

两架敌机轮流扫射了十几分钟还没有停止。王强看着那忽上忽下的飞机心里猜想着：飞机打的机枪有没有准？我当民兵打靶的时候，只隔一百多公尺，目标比人还大；又是死的，躺在地上瞄它半天还打不准，飞机飞的这样快，能瞄准吗？扯淡，净瞎打。这时他心里好象平静得多了，嘴里的气喘得也均匀了些。

一架敌机突然出现在堑盘的低空，它的马达声和机枪的响声都变了样，活象一只吃人的野兽似的，机枪“喀喀……”

响个不停，子弹“呜呜……”从七班战士们的头顶上飞过，落在塋盘的黄土上，塋盘里栽着稀稀拉拉的几棵树，被子弹打得满地都是枝叶。

敌机这种疯狂的扫射和轰炸，把这些新战士都吓坏了。刘玉祥吓得急忙往王强肚子底下钻。王强也有些害怕，就是没表现出来罢了。他想：在这种情况下，正是共产党员应该起作用的时候。他鼓足勇气对身旁的刘玉祥说：“不用怕，我挡着你。”说着，王强的身体就翻到刘玉祥身上挡住他。当敌机离开塋盘上空时，他就翻到原来的地方躺着。王强就这样从刘玉祥的背上，下来上去连续了四五次。

敌机又继续扫射了一气，大概把所带的子弹都报销了，就头也不回的夹着尾巴向南飞去。

二 说出了心里的话

全连的新战士都集合在七班隐蔽的那个小塋盘里。他们互相的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许多人脸上都残存着飞机空袭时的一些恐慌的神色。这种情形，李指导员的两只眼睛，看得清清楚楚。

李指导员在集合起来的队伍面前走了一趟，然后站在队伍中央，和蔼的对全连新兵问道：“同志们，怕吧？”

“不怕！”全连一百多名新兵，同时响了一声。

“对，不应该怕。”指导员在队伍面前来回踱了两趟接着又说：“国民党蒋介石的命运是孙宾的腿，已经定了。

他們在前方打了敗仗，跑到我們后方來逞凶。這幾架破飛機就是可以對付老百姓，對我們解放軍它就沒有辦法。你們別看它又掃機槍又扔炸彈，我們要是有了槍，說不定能把它揍下來呢！連民兵都能用土槍打下日本鬼子的飛機，難道我們解放軍那些槍炮是吃素的？同志們！加油吧！早一天到前方，手里握着槍，什麼東西也吓不倒我們！”

指導員簡短的幾句話，穩定了部队的恐慌情緒，對完成行軍任務無形中起了鼓動作用。

部队又出發了。敵機空襲過的新兵連，在行軍中，漸漸開始有說有笑，不知是誰捏着鼻子學飛機叫，逗得大家格格直笑。

部队新戰士又說又笑，劉玉祥好像沒聽見。他只是低着頭，拖着沉重的兩腳隨着隊伍走，腦子里象海水沖擊着岩石。他想起了自己的心事：為什麼班長這樣好啊！行軍時他給我背背包；敵機掃射的時候，他不顧自己的性命危險，用身體遮住了我。平時他對班里每個同志，都是問冷問熱，簡直象個老媽媽。……為什麼他能吃苦，又能這樣的愛護同志？而我卻想家，想開……小差？……

他越想越慚愧，越覺得自己沒臉見人。劉玉祥內心的鬥爭展開了。可是，這些事情又在自己肚子里裝不住，好像不說出來心里總是有個大疙瘩，不舒服。他想了半天，還是覺得應該找班長談談。於是，他急走了幾步，和班長并肩走着。

“班長，我……”他在班長身旁默默走了半晌，才沒頭

沒腦的說出这么句半截話来。当他說到“我”的时候，就象被什么东西一下子拌住了脖子，下面什么也說不出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，不舒服嗎？”王强溫存而又体贴的問着，但他並沒有注意到刘玉祥这时脸上的神色。

刘玉祥开始是吞吞吐吐，总不愿直截了当的說。最后，他鼓足了勇气，紅着脸对王强說：“班长，你真好，我对不起你，我……”

刘玉祥在这两天的行軍中，从来沒主动的和王强說过話。而今天，刘玉祥却破例的一連两次主动和王强說話，开始王强并没注意这些，后来他听刘玉祥的話中有話，就引起了自己的特別注意。

“你沒掉队又沒病倒，始終坚持行軍，你又……。”王强还没有摸清刘玉祥的思想情况，所以随便說了两句，看看刘玉祥的态度如何。

“班长，你可別再說啦，你越說我心里越难过。”刘玉祥不等王强的話說完就喃喃的接着說：“从行軍第一天起，你就給我背了四五十里地的背包，可是晚上我思想上……”他又停下不說了。

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样吞吞吐吐、說說停停的？你說吧，沒有关系！我們都是新兵，有什么話不能說？在家里，三里五村誰不知道誰的底細，我們之間还有什么不能說的？”王强为了要弄清刘玉祥到底想說什么話，就耐心的設法引导他。

“好！班长，我这个人心里有什么就攔不住，我就实說

了吧！”刘玉祥这阵子算是下定了决心了，“我头一天行军的晚上，就想开小差。”他说到后面的几个字，简直象闭着嘴说的，可是王强却听得清清楚楚。刘玉祥既然说开了头，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。他接着说：“那天晚上，大家都睡熟了，我就没有睡，心里老是揣着个鬼东西，净打算怎样脱法跑回家去。可是我刚刚爬起来，你就醒了。我当是你已经看出我要开小差，所以那天就没有跑成。今天行军，我脑子里还是在打算盘，净想邪道，当来飞机的时候，我可真吓熊了，幸亏你用身子挡着我，自己才不那么怕了。以后我想，难道你不怕死吗？你为什么能豁上自己的命来挡着我！我想来想去，觉得我的爹妈对我也不过就是这样。班长，你……”刘玉祥说着，心里既惭愧又难过，激动的泪水聚满了眼眶。

“是啊！你不要难过，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同志。我们都是自动报名参军的，都是为了打反动派。要是你不当兵，我不当兵，大家都不当兵，那蒋介石才高兴啦！”王强抓住了这个时机就向刘玉祥进行了一些教育。两人都沉默好长一会。显然，他俩都在找话说。

“班长，把背包给我。”刘玉祥揩了揩眼眶里的泪水，伸手从王强身上把自己的背包拿了下来，“班长，我问你，等我们到了主力部队以后，能不能要求上级把咱俩分配到一个连里？”刘玉祥脸上带着一丝笑容和希望，天真的侧着头问王强。

“我们要求当然是可以，上级能不能这样做还是另外一

件事情。”王强简单的答复着刘玉祥的問話，可是，馬上他又覺得自己這些話說得不够完整，又补充說：“我也希望咱倆能分配到一個連隊去，生活、學習、戰鬥都能在一起，可有多好哇。好吧！等到了主力部隊咱倆要求試試看，要是上級不答應，咱們就應該服從分配，反正到哪都一样。”

“是啊！我也是這樣想。”刘玉祥叹了口气。

三 初到部队的时候

一九四七年，蔣介石匪幫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，被人民解放軍打得粉碎，不得不由重点进攻轉为战略上的全面防御。

解放区的人民都普遍的实行了土地改革，斗倒了地主，反了恶霸，广大的农民彻底翻了身。为了保卫我們的胜利果实，农民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參軍热潮，青年小伙子大批大批的涌向前綫，人民的武装一天天的壮大起来。

老槐树梢上鑲着夕阳的金边，长拖拖的树影，漸漸从根到梢被西山吞沒了。彩色的晚霞，从西山背后，倔强的射出光芒。乳白色的朵云，也随着西落的太阳变成了淡黄色。农民們都三三两两扛着鋤头从四面八方走进自己的庄子。新兵連經過一天的行軍，也来到上級指定的宿营地，各班排忙着打鋪、烧水燙脚，屋里点起了熏蚊子的艾繩，青烟从門頂上一縷縷的升向天空。……

王强在这两天行軍中的模范作用，在党内受到表揚；在

全連也得到了表揚。刘玉祥的思想轉變，也在全連提出了表揚。

又經過了一夜的行軍，新兵連到达前綫主力部队的駐防地。王强与刘玉祥被批准到一个連队去了。連部了解他俩的情况以后，就又把他俩分配到一排一班。刘玉祥听到这个消息，高兴得跳起来，急忙找到王强：“班长，可好了，原想分配到一个連队就很好，现在分配到一个班里啦！看，四个“一”字：一营一連一排一班。班长，我們在一个班了，你最了解我，你可要好好帮助我呀，再別叫我給咱們的新兵丟臉了。”

“哪！你又忘了，再別叫我班长啦，我这个班长从今天起就辞职了。”王强装作生气的样子，板着面孔对刘玉祥說完，臉上又堆上那时时不断的笑容。

“好！班长——我向你保證，再不叫啦。”刘玉祥又故意把“班长”两个字的聲音拖长逗的王强又气又笑。

“老刘，咱俩都是新兵，什么也不懂，到了連队以后，咱們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，說不定你还要跑到我前头哩！”王强一高兴就开起玩笑来。

“你可別再說啦！学习好坏咱不講，看战斗吧。”刘玉祥刚把話說出口，又觉得不好，忙又把話岔开：“王强同志，你可別忘了帮助我呀！”王强抿着嘴，望着刘玉祥真挚的咧嘴笑了。

刘玉祥在一班的机枪組；組长是个有經驗的老战士，人們都叫他大老崔。王强和一班长在一个战斗小組里。組里还有个陈中喜，是刚从国民党軍隊里解放过来的。他自从参加

解放軍以來，因為受敵人的欺騙教育太深，所以短時間內思想還不夠穩固，顧慮還很多。

部隊經過三個月的軍事練兵，接着就開展了訴苦運動。在訴苦運動中，劉玉祥知道了他過去為什麼那樣苦，爹為什麼被逼投井，妹妹怎麼被逼死的……。他的階級覺悟提高了，他知道應該怎樣去復仇；怎樣去追求更好的幸福生活。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堅強了。

訴苦運動剛結束，部隊里燃燒着強烈的復仇火焰，戰士們都紛紛向上級要求戰鬥任務。不久，戰鬥任務來了。

在沒有投入戰鬥以前，是必定要經過一段艱苦的行軍過程的，這也是爭取戰鬥勝利的因素之一。部隊從膠濟鐵路以北的昌樂地區，不分晝夜的向西挺進。帶着戰鬥任務的急行軍是非常艱苦的，可是部隊所有的指戰員，都懂得完成戰前的行軍任務，就是戰鬥勝利的保障。

一連隨着參加戰鬥的大部隊，於傍晚出發，天亮休息。就這樣晝夜顛倒的走了兩夜以後，到了一個村子——指定的宿營地，馬上封鎖了消息。

早飯後，連長和主攻排一排長，提前出發去看地形和接受戰鬥任務。

參加戰鬥的部隊，在當天下午兩點鐘就由各部隊駐地向戰鬥目標——周村挺進了。

天下着牛毛般的細雨，地皮被雨水濕透了薄薄的一層，走起路來又滑又很吃力，行軍隊伍中，不斷有人摔倒又爬起來。

这天是农历二月初一，白天，天气洋溢着春意的微风，不是很冷。可是到了晚上，却还是那么刺骨的寒冷。

牛毛细雨渐渐渗透了战士们的棉衣，他们脚上穿的那双猪皮底的帆布鞋子，也被雨水泡得特别滑，泥水灌得溜满，鞋底上沾着比砖还厚的那么一层粘泥，带也带不动；如果用力一甩，象块青坯一样给扔到路旁，脚上顿时轻松得多了。

天上的乌云一层迭一层，慢慢的移动着，天色也随着越来越厚的云层而渐渐的暗下来。这时，雨点越下越大，急骤的大雨，在地上田間吵鬧着。水从四面八方橫七豎八的流，汇成了许许多多的小河，行军的路上比刚才更泥濘了。

刘玉祥走了不到五里路，足足摔了三四跤，身上滚得象个泥蛋。他还在悄声的习惯的念着快板：“二月二龙抬头，看我摔的象个糖葫蘆。”大老崔在他前面听了，忍不住的吃吃直笑。

黄豆大的雨点，不歇气的往下泼，战士的棉衣都已湿透，衬衣衬裤也都透了，身上的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，顺着脊梁流到裤腰上。衣服紧紧的拘在身上，裤腿显得比平时又瘦又短，走路来两条裤腿磨的“喳喳”响。

大老崔扛着机枪一步一步吃力的走着，他嘴里咕叨说：“蒋介石是屬煞的，我們一打他，他就鬧妖下雨。”

刘玉祥接着说：“等咱們把他的煞盖砸碎以后，我看他再还敢鬧妖鬧鬼！”

“扑通”一声，大老崔也摔了个筋斗：机枪和他自己都

被尺把深的稀泥給包住了。刘玉祥急忙拉起大老崔：“枪……”

“保險，沒問題！就是把枪放到水里泡上三天三夜，也不会进去水。”大老崔擦掉枪上的泥，扛着就走。刘玉祥要帮他扛一会，却被拒絕了。

战士们爱护自己的武器，就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。不光大老崔是这样，所有的战士都这样。他们把自己的油布、手巾等物一层又一层的包在枪上，生怕湿了武器，战斗起来不能发挥作用。

天黑得簡直象个洞，人们在蜿蜒的小路上行军，就象走进了隧道，伸手不見五指。王强跟在一班长身后，他把眼瞪得老大，就是不管用，常常撞到班长背上；在王强身后的陈中喜，也常常碰王强。大家就这样一脚深一脚浅，你碰我撞的走了三十里路。

“往后传，肃静！”不断的顺着队伍一个传一个的传下来。大家都知道离敌人已经不远了。

四 檢“洋撈”

国民党×整编师三个旅，分驻在胶济铁路西段——济南到濰县中间的周村、张店、桓台、长山等城镇里。周村驻师部和一个旅；其他两个旅分驻在外围其他城镇里。

人民解放军指挥部的作战意图是：先把驻周村敌人的师部这个首脑指挥机关打垮消灭，然后再分头歼灭桓台、张店、

长山那两个旅。敌人的情报也相当灵通。当我们大部队一开始向周村行动的时候，敌人就发觉了。敌人根据我军行动的速度，路程和天气，做了错误的估计：共军部队最早于农历二月初二晚上才能靠近周村。敌人师指挥部马上命令驻在桓台、张店、长山的两个旅，于二月初二拂晓前，全部撤回周村，企图集中兵力死守，顽抗到底，并拍电去济南，要求王耀武派兵增援。

我军的行动速度，完全出于敌人意料之外。我们部队不但于初一晚上就能赶到周村附近，而且指挥部还决定攻城部队要在夜间十点整全部打响。

大部队从四面八方一个目标挺进的时候，各单位的行军路线是常常会一样的，几个单位走到一条路上也是常有的事。

我军刘马团一营在离周村不到五里路的一个村子里，暂时稍微休息一下，全营一路纵队在一架大街路北屋檐底下停住。为了保守军事行动秘密——上级命令所有部队不准说话抽烟。

一连的于指导员的烟瘾最大，可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又不得不忍耐着些。

就在这时，又从村北路口插进一列队伍，非常肃静地走到大街上也停下来，在路南休息。和一营正是对面，相隔只有几尺远。

忽然路南休息的队伍中，有人在划火抽烟。喜欢抽烟的人，都被这个点烟的火柴给吸引住了。人们的眼睛象一条线

牵着似的，不約而同的注視着。当火柴燃燒得最大的时候，于指導員看出划火柴抽烟的人，歪戴着一頂大盖帽子。他的心弦立即一紧，对目前部队的情况有些惊異。他馬上带着通訊員向营部休息的地方走去，把他发现的情况报告了营首长。营首长分析了这种情况以后，就决定由于指導員以假借火点烟为名，仔細的观察一下对方的情形，严防发生意外。

于指導員接受了这个新的任务就往回走，营首长也跟着他过来了。于指導員把帽子摘下来，从皮背包里摸出一支烟卷，几步跨到对面部队蹲下来：“借光，对个火。”

“滚开！誰讓你行軍抽烟？”那个人象野兽被打了一棍子似的嚎吼着。他嘴里不断吸着一閃一閃的烟火。

这时，营长、教導員和营部的通訊班，都站在于指導員身后，手枪、步枪都在黑暗中悄悄的对准了那个抽烟的人。

于指導員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，馬上站起身来，严厉的說：“你是哪一部分？干啥的？”那抽烟的一听这话来的很冲，慌乱的把手里燃着的烟卷往身旁泥道上一摔，“忽”的站起来：“报告！我是三营八連上尉連长王吉田。”他的声音虽然响亮，可是也听得出来有些发抖、沙哑。他这样的回答和发問，使所有的人們都清楚了：面前不是自己的队伍，而是敌人。

“你們連为什么在这休息，啊？”指導員遇到这种情况是特別沉着的，他是会随机应变的，进一步的逼使着对方沒有考虑的时间。